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当代卷

ZHONG GUO LI DAI SHU HUA MING JIA JING DIAN DA XI DANG DAI JUAN

卷一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

当代卷

贾浩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当代卷·老甲 / 贾浩义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80-1723-3

I. ①中 II. ①贾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099号

著 者: 贾浩义
出 品 人: 陈 政
企 划: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国栋
编辑助理: 楚天顺
特约编辑: 徐 丹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 当代卷 老甲

ZHONG GUO LI DAI SHU HUA MING JIA JING DIAN DA XI DANG DAI JUAN LAO JIA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杰诚雅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0
书 号: ISBN 978-7-5480-1723-3
定 价: 120.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2-790

目录

- | | | | |
|-----|---------|-----------------|-------|
| 10 | 耕耘 | 45cm×68cm | 2004年 |
| 11 | 人之初 | 68cm×68cm | 1987年 |
| 12 | 开天辟地 | 124cm×126cm | 1996年 |
| 14 | 浑然天地·亩 | 69cm×69cm | 1995年 |
| 16 | 浑然天地·变 | 123.4cm×122.4cm | 1995年 |
| 19 | 浑然天地·影 | 122cm×124cm | 1995年 |
| 20 | 绿地红波 | 90cm×96cm | 1993年 |
| 22 | 马年 | 68cm×136cm | 1989年 |
| 24 | 人物造像毛泽东 | 68cm×62cm | 1988年 |
| 25 | 陈毅造像 | 66.5cm×67cm | 1988年 |
| 26 | 贺龙 | 67cm×66.5cm | 1988年 |
| 27 | 青春 | 136cm×68cm | 2005年 |
| 28 | 姐妹 | 124cm×124cm | 2004年 |
| 30 | 苍生 | 186cm×123cm | 2004年 |
| 31 | 牧马人 | 136cm×68cm | 2005年 |
| 32 | 人物 | 69.4cm×46cm | 1979年 |
| 34 | 人物 | 75cm×46.6cm | 1979年 |
| 36 | 巨石图 | 140cm×360cm | 1995年 |
| 38 | 凝视 | 136cm×68cm | 2003年 |
| 39 | 头马 | 137cm×70cm | 2006年 |
| 40 | 大草原 | 97cm×180cm | 2005年 |
| 42 | 简笔马 | 248cm×124cm | 2004年 |
| 43 | 信步 | 180cm×98cm | 2005年 |
| 44 | 科尔沁草原 | 106cm×232cm | 1990年 |
| 86 | 那达慕 | 44.6cm×72.5cm | 1990年 |
| 88 | 三人行 | 69.5cm×69.5cm | 1996年 |
| 91 | 群骑(汉子们) | 193cm×200cm | 1994年 |
| 92 | 骑手 | 124cm×124cm | 1998年 |
| 94 | 牧马 | 34cm×34cm | 1998年 |
| 96 | 草地风 | 124cm×248cm | 1995年 |
| 98 | 笑声 | 69cm×70cm | 1994年 |
| 100 | 草原之晨 | 66cm×66.7cm | 1992年 |
| 102 | 草地上 | 150cm×400cm | 1986年 |
| 105 | 齐奔 | 45cm×48.5cm | 1994年 |
| 107 | 巾帼英雄 | 69cm×69cm | 2000年 |
| 108 | 高瞻 | 68cm×135.6cm | 1996年 |
| 110 | 骑射 | 68cm×68cm | 2004年 |
| 112 | 草原挥墨 | 68cm×68cm | 2005年 |
| 114 | 草原风光 | 69cm×138cm | 2000年 |
| 116 | 梅妃 | 132cm×64cm | 1980年 |
| 117 | 晨出 | 68cm×45cm | 1984年 |
| 118 | 李清照 | 69cm×69cm | 1983年 |
| 119 | 林场工人 | 132cm×64cm | 1983年 |
| 120 | 项羽 | 106cm×66cm | 1985年 |
| 121 | 钟馗 | 69cm×43cm | 1993年 |
| 122 | 荷花 | 57cm×67cm | 1996年 |
| 125 | 梅花 | 69cm×69cm | 1995年 |
| 126 | 赶巴扎 | 45cm×34cm | 1986年 |

- 46 足迹 145cm×145cm 2002年
- 48 公牛 134cm×134cm 2002年
- 50 沉重的脚步 95cm×187cm 1997年
- 53 七雄图 69cm×69cm 1998年
- 54 西班牙斗牛 120cm×120cm 2007年
- 56 愤怒 137cm×68cm 2005年
- 57 双雄 180cm×70cm 2005年
- 58 群牛 69cm×69cm 2006年
- 60 西班牙斗牛 00cm×00cm 2007年
- 62 呼伦贝尔的汉子 123cm×248cm 1993年
- 64 弓箭手 137.5cm×70cm 2007年
- 65 天地宽阔 143cm×72cm 1994年
- 66 草原八月 145cm×360cm 1989年
- 68 春来 137cm×68cm 2007年
- 69 马 193cm×100cm 2003年
- 70 锡林格勒草原 137.4cm×69cm 2007年
- 71 远方来客 138cm×68cm 2005年
- 72 丽人行四条屏之一 136cm×34cm×4 2005年
- 74 抓马 97cm×180cm 2008年
- 76 纤夫曲 69cm×69cm 1987年
- 78 迎风 69cm×69cm 1989年
- 80 草原行 97cm×180cm 2005年
- 83 群骑 124cm×124cm 1995年
- 84 并肩 123cm×124cm 1993年
- 127 红纸马三 137cm×68cm 2008年
- 129 祖先 68cm×68cm 2004年
- 130 浑然天地·月 68.5cm×69cm 1997年
- 133 泉水 69cm×69cm 2006年
- 135 人群 34.5cm×34cm 1987年
- 136 门前三包 39.6cm×39.6cm 1999年
- 137 学步 68cm×68cm 2004年
- 138 小伙伴 34cm×40.6cm 1993年
- 139 摔跤手的诞生 34cm×34cm 1998年
- 140 干杯 68cm×68cm 2003年
- 142 静静的山村 118.3cm×248.4cm 2000年
- 144 海边 68cm×68cm 2006年
- 145 三兄弟 124cm×68cm 2006年
- 147 载重者 135cm×135cm 2000年
- 148 山影 168cm×193cm 1994年
- 150 奔腾 70cm×69.5cm 1997年
- 152 秋爽 74.5cm×144cm 1997年
- 155 青春舞步 157cm×167cm 2004年
- 156 忆童年 48cm×48cm 2006年
- 157 单骑 70cm×69.5cm 2005年
- 159 巴特尔 191cm×283cm 1997年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

当代卷

贾浩义 著



总序

陈传席

现在的艺术界有三股势力最强大，一是传统派，二是「现代派」，三是中西中古结合派。「现代派」是西方的艺术思潮和流派传入中国后的结果。「中西古今结合派」既有中国传统的形式（包括笔墨），有西方的各种形式（比如借鉴素描油画等表现形式），有中国古代的传统，也有「现代派」的诸多因素。（据说「观念艺术」又是一个独立的流派。）各种势力流派，纷现画坛，好不热闹。

现在需要深入。你是传统派，但你的传统不如古人，十分对不起，要叫我说，你根本不懂传统。我是「现代派」吗，你的「现代派」不过是外国人的「现代派」的皮毛、流弊，也十分对不起，你似乎不懂现代派。既不懂「传统」，又不懂「现代」，那么，中西古今结合，就失去根基，那也就谈不上结合，更严重的是，「观念艺术」中最缺少的就是观念。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传统派」要弄通（了解，研究）什么是传统，「现代派」要了解研究好什么是「现代」。首先要把真正的「传统」作品，真正的「现代」作品昭示出来，然后再加以研究，研究好再借鉴。那时候，你可以谈传统，谈「现代」。

我们这一套书是专谈传统的，确切地说，是让传统出来讲话。什么是传统？且不做理论上的阐述和总结，先把传统大家的作品集中起来，让大家了解，这就是传统。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董其昌、徐渭、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浙江、「四王」、龚贤等一直到海派，每位画家一至两本，集中起来便于欣赏研究，不看到作品，或看不到全部或大部分的作品，就无法研究，更谈不上学习和借鉴。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的画家作品太少，不便一一出版专集，待我们第一批的明清画家作品出版后，根据情况，再考虑出版合集。明清以后的画家，也就是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也等待下一步考虑。因为历史上的大画家，「元四家」、「明四家」、「南陈北崔」、「白阳青藤」、「松江派」、「清四家（四王）」、「清六家」、「四僧」、「金陵八家」、「海派」等在画史上皆有定论。而近现代画家有的名震天下，实则并无真工实能，有的是靠媒体金钱吹嘘出来的，有的是靠政治力量硬抬出来的。有的画家声名并不大，这些画家不投靠政治势力，不求助媒体商家，因而传播不广，但却有真工实能，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哪些人有名无实，哪些人有实无大名，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时间久了，外力渐渐失去，是沉是浮，就自然地显现出来了。所以，近现代画家的作品等到下一步再考虑出版。

英雄创造历史，天才创造艺术。大概是康德说的，天才为艺术立法，天才确立规范，后人模仿；然后下一个天才打破规范，

重新立法；因而艺术史是天才的接力赛（大意）。历史上的画家人（也被人称为画家）千计、万计，不计其数，沉淀后，留下来的也就是这几个，这就是天才。明清以降，地方画派兴起，皆由某地一位天才型画家确立了规范或样式后，其他一群人跟着学。亚天才、聪明人学得出色，成为这一派中出色画家。大天才则成为一代领袖。明清之前的中国艺术更是由少数天才人物创造的。这些天才人物有的痴，有的疯，有的癫，有的迂，有的呆。比如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梁楷人称「梁疯子」，黄公望被人称为「黄大痴」，米芾被人称为米颠，倪云林人称为倪迂，石溪人称懒道人，查士标人称懒标。懒者，非学习思考懒也，乃懒于奔走于权势之门，懒于与奸商勾结，懒于投机钻营，而三思于画、专心于画、醉心于画，以画为寄，故痴、疯、癫、迂、懒。今之画人则勤甚，勤于结交权贵，勤于商量于画商，勤于投机钻营，勤于生产商品，呜呼哀哉。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希望画人们复起传统痴、迂之心，痴于传统，迂于大师，再造艺术之辉煌。

前面说过，艺术史是天才的接力赛，我们不是天才，怎么办呢？不是天才，你欣赏天才，学习天才，这过程不也十分快乐吗？当球星上场比赛时，你虽然不能上场，在旁观看，或者当拉拉队，也不需要吗，不也快乐吗？当天才歌唱家在台上演唱时，大家虽不上台，也跟着唱和，不也很需要吗？即使我就是天才，还需要了解其他天才吗？回答是：「那是必须的」。你要打破原来天才的规范，你必须了解原来天才的规范之内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不知原有规范，你怎么打破？也许你「独创」的规范正是前人的规范，你的天才「独创」也许会被别人称为庸才的效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天才不对前人的成就了如指掌的。

在艺术的天地里，你要附和，你要保守，你要打破，你要接力，你要欣赏，你要研究，我们这套丛书就是你必要的工具。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为真正要研究学习传统的人出版一套丛书。目前，市场上不乏豪华精装的画册，动辄数千、上万元一本，少则数百元，这是供少数有钱人买来送礼或装点门面的，当然也有少数已成名的有钱画家可以购买。太便宜、质量太差的画册，又不便于学习和研究。我们则取其中，质量并不差，又比较全，价钱并不贵，学习研究的人也买得起。我们的想法都是比较好的，切合实际的，不知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还望读者批评指教。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古代卷的出版已逾三载，此套丛书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昔日有昔日的英雄，今朝有今朝的豪杰，「艺术当随时代」的旧训提示着我们：在重视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不要无视当代艺术。鉴于此，该丛书当代卷的出版也已有了充足的理由和必要。我们经过多次论证，遴选出了几十位中国当代画坛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国画家，入选的诸位名家虽有年岁之别，但均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各具自家的面貌。艺术既是多元的，又有其高下优劣的共性审美标准。倘依此而言，这些画家的作品虽不能说已是尽善尽美，但位居「高」和「优」之列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作品的境界和气象，让人们对国画大家甚至国画大师的诞生充满期许。

愿此套画册当代卷的出版对艺术同侪的学习研究有些许的裨益。

目录

- | | | | |
|-----|---------|-----------------|-------|
| 10 | 耕耘 | 45cm×68cm | 2004年 |
| 11 | 人之初 | 68cm×68cm | 1987年 |
| 12 | 开天辟地 | 124cm×126cm | 1996年 |
| 14 | 浑然天地·亩 | 69cm×69cm | 1995年 |
| 16 | 浑然天地·变 | 123.4cm×122.4cm | 1995年 |
| 19 | 浑然天地·影 | 122cm×124cm | 1995年 |
| 20 | 绿地红波 | 90cm×96cm | 1993年 |
| 22 | 马年 | 68cm×136cm | 1989年 |
| 24 | 人物造像毛泽东 | 68cm×62cm | 1988年 |
| 25 | 陈毅造像 | 66.5cm×67cm | 1988年 |
| 26 | 贺龙 | 67cm×66.5cm | 1988年 |
| 27 | 青春 | 136cm×68cm | 2005年 |
| 28 | 姐妹 | 124cm×124cm | 2004年 |
| 30 | 苍生 | 186cm×123cm | 2004年 |
| 31 | 牧马人 | 136cm×68cm | 2005年 |
| 32 | 人物 | 69.4cm×46cm | 1979年 |
| 34 | 人物 | 75cm×46.6cm | 1979年 |
| 36 | 巨石图 | 140cm×360cm | 1995年 |
| 38 | 凝视 | 136cm×68cm | 2003年 |
| 39 | 头马 | 137cm×70cm | 2006年 |
| 40 | 大草原 | 97cm×180cm | 2005年 |
| 42 | 简笔马 | 248cm×124cm | 2004年 |
| 43 | 信步 | 180cm×98cm | 2005年 |
| 44 | 科尔沁草原 | 106cm×232cm | 1990年 |
| 86 | 那达慕 | 44.6cm×72.5cm | 1990年 |
| 88 | 三人行 | 69.5cm×69.5cm | 1996年 |
| 91 | 群骑(汉子们) | 193cm×200cm | 1994年 |
| 92 | 骑手 | 124cm×124cm | 1998年 |
| 94 | 牧马 | 34cm×34cm | 1998年 |
| 96 | 草地风 | 124cm×248cm | 1995年 |
| 98 | 笑声 | 69cm×70cm | 1994年 |
| 100 | 草原之晨 | 66cm×66.7cm | 1992年 |
| 102 | 草地上 | 150cm×400cm | 1986年 |
| 105 | 齐奔 | 45cm×48.5cm | 1994年 |
| 107 | 巾帼英雄 | 69cm×69cm | 2000年 |
| 108 | 高瞻 | 68cm×135.6cm | 1996年 |
| 110 | 骑射 | 68cm×68cm | 2004年 |
| 112 | 草原挥墨 | 68cm×68cm | 2005年 |
| 114 | 草原风光 | 69cm×138cm | 2000年 |
| 116 | 梅妃 | 132cm×64cm | 1980年 |
| 117 | 晨出 | 68cm×45cm | 1984年 |
| 118 | 李清照 | 69cm×69cm | 1983年 |
| 119 | 林场工人 | 132cm×64cm | 1983年 |
| 120 | 项羽 | 106cm×66cm | 1985年 |
| 121 | 钟馗 | 69cm×43cm | 1993年 |
| 122 | 荷花 | 57cm×67cm | 1996年 |
| 125 | 梅花 | 69cm×69cm | 1995年 |
| 126 | 赶巴扎 | 45cm×34cm | 1986年 |

- 46 足迹 145cm×145cm 2002年
- 48 公牛 134cm×134cm 2002年
- 50 沉重的脚步 95cm×187cm 1997年
- 53 七雄图 69cm×69cm 1998年
- 54 西班牙斗牛 120cm×120cm 2007年
- 56 愤怒 137cm×68cm 2005年
- 57 双雄 180cm×70cm 2005年
- 58 群牛 69cm×69cm 2006年
- 60 西班牙斗牛 00cm×00cm 2007年
- 62 呼伦贝尔的汉子 123cm×248cm 1993年
- 64 弓箭手 137.5cm×70cm 2007年
- 65 天地宽阔 143cm×72cm 1994年
- 66 草原八月 145cm×360cm 1989年
- 68 春来 137cm×68cm 2007年
- 69 马 193cm×100cm 2003年
- 70 锡林格勒草原 137.4cm×69cm 2007年
- 71 远方来客 138cm×68cm 2005年
- 72 丽人行四条屏之一 136cm×34cm×4 2005年
- 74 抓马 97cm×180cm 2008年
- 76 纤夫曲 69cm×69cm 1987年
- 78 迎风 69cm×69cm 1989年
- 80 草原行 97cm×180cm 2005年
- 83 群骑 124cm×124cm 1995年
- 84 并肩 123cm×124cm 1993年
- 127 红纸马三 137cm×68cm 2008年
- 129 祖先 68cm×68cm 2004年
- 130 浑然天地·月 68.5cm×69cm 1997年
- 133 泉水 69cm×69cm 2006年
- 135 人群 34.5cm×34cm 1987年
- 136 门前三包 39.6cm×39.6cm 1999年
- 137 学步 68cm×68cm 2004年
- 138 小伙伴 34cm×40.6cm 1993年
- 139 摔跤手的诞生 34cm×34cm 1998年
- 140 干杯 68cm×68cm 2003年
- 142 静静的山村 118.3cm×248.4cm 2000年
- 144 海边 68cm×68cm 2006年
- 145 三兄弟 124cm×68cm 2006年
- 147 载重者 135cm×135cm 2000年
- 148 山影 168cm×193cm 1994年
- 150 奔腾 70cm×69.5cm 1997年
- 152 秋爽 74.5cm×144cm 1997年
- 155 青春舞步 157cm×167cm 2004年
- 156 忆童年 48cm×48cm 2006年
- 157 单骑 70cm×69.5cm 2005年
- 159 巴特尔 191cm×283cm 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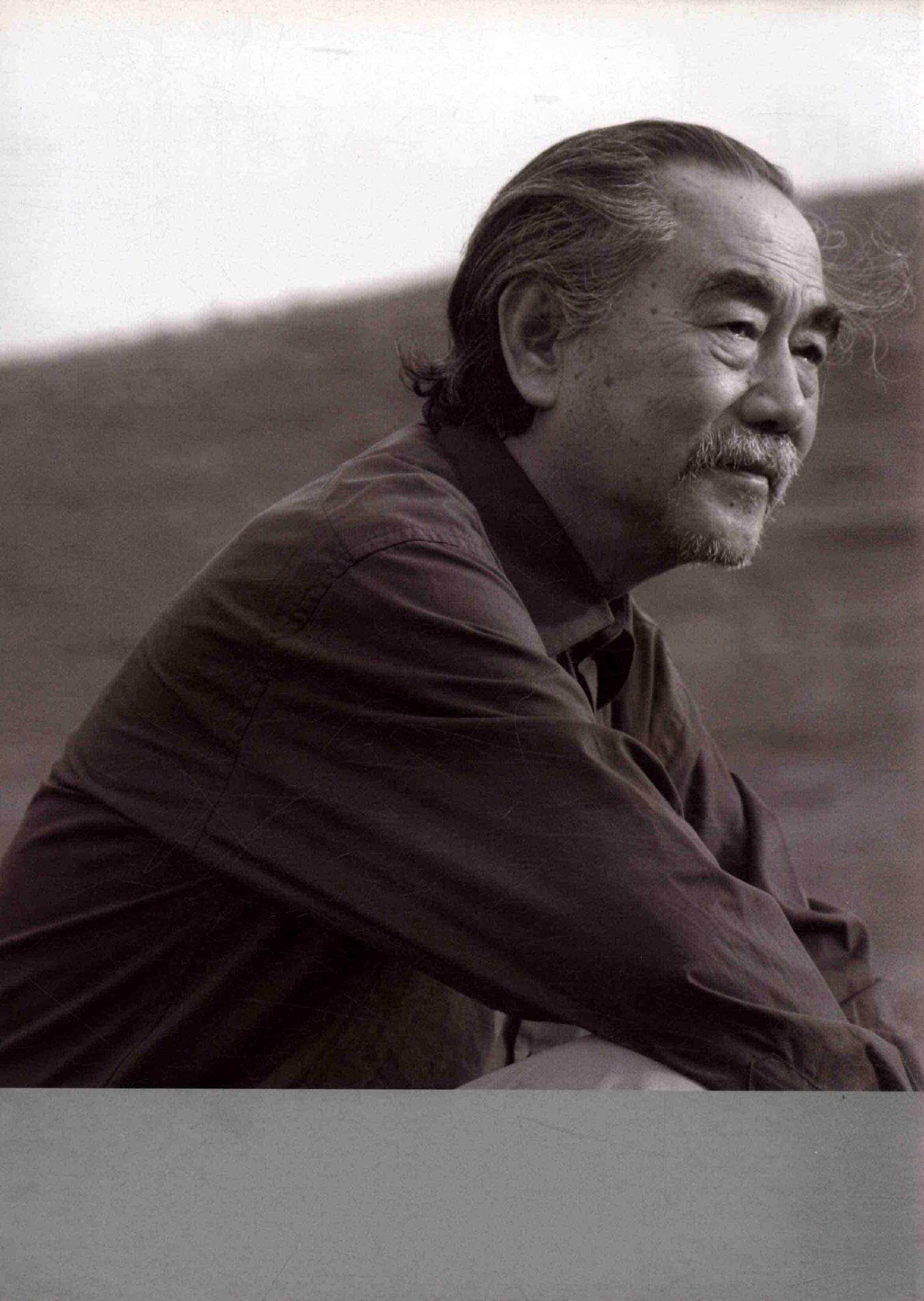


老甲

老甲，本名贾浩义，1938年9月生于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1961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北京画院退休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美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艺委会委员，老甲艺术馆馆长。

老甲从艺几十年，不断修正步履，使之归于「一」即「以我法写我心」。追求强悍、浑厚、博大的富于现代意义的中国画大写意风格。

其作品波及四海，欧、美、韩、日、新、马等均有收藏与展示。作画不分类别，人物山水花鸟均有涉及。



写意与阳刚之美——老甲艺术漫说

刘曦林

我喜写意的艺术，写意的中国画，写意的书法，写意的诗词，写意的戏曲，写意的民间艺术……老甲——贾浩义这样自称，既方便，也有些写意的味，他的画是写意的艺术。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他的画，也琢磨着写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起初，我并不曾系统地看过老甲的画，但从各种各样的展览会上，总能一眼认出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画马之作，笔墨那么简练，黑白那么单纯，动感那么强烈，给人留下的印象颇深。也许是徐悲鸿独领风骚几十年，那种既重意又重形的审美观念，那种形体与墨色相谐的写实造型样式，在我们的视觉感受中占据的时日太久，由此期待着审美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通过老甲的画向你扑过来了，猛一下触动了你的视神经，便对你的审美心理产生了一种强刺激，而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而，随着审美量的增加，或老甲样式在你的视觉中的多次反复，特别是通过他的一次个人画展，其作品的集中展示，不仅他的得意之作继续触动你的视觉，你的情绪、情感、心理，而且老甲的总曝光也为你提供了从总体上鉴赏、品味、评价其艺术的机会。据我看来，也据我所知，他的个展是成功的，但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因为他不猎奇，虽然是大写意，却又不走极端。我想，这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不偏不倚」「不前不后」的中庸之道，还因为他的艺术是他的正常的探索。他就是他，一个诚实的他，他只能是这样。

一位艺术家走什么艺术道路，选择或创造什么样的艺术样式，决定于他自己，也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决定。他说，他是个出生于山村的孩子，喜欢粗犷、野味，喜欢苍莽的草原、狂奔的牛群。对山花、溪流、欢跳的小马、顶架的公牛……都有说不出的亲切感。这作为一种性情、个性、气质，在他的选材、语言、构成诸方面都会自然流露出来。而这种个性、气质能够自如地得以流露，能以这种样式流露，而不以另一种样式流露，也是他在不惑之年赶上了尊重个性、尊重艺术规律的好的生态环境，赶上了古今中外信息自由交汇的年代，他才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包孕这一切，并将之消化在自己的艺术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老甲的艺术样式是其个性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产儿。只要稍加回顾，便不难发现，在五六十年代，大写意的艺术，往往是被视为「玩弄笔墨」的「形式主义」的。而在八十年代，却是极平常的事，于是有崔子范晚年跃出，于是有朱屹瞻大器晚成，在中年人里也有一批大写意的角儿，而他们造型样式的各个不同，又在于其个性的不同，古今中外艺术信息量的不同。而其内在情思的不同，则是与其生活阅历和修养相关的事了。

对于老甲来讲，如上所述，是个大写意的角儿。这写意艺术，自然是有意要写，有意可写，情之所致，不得不写。「大写意」较之一般的「写意」，多一个「大」字，实际上多的是一个「少」字，或者说「简」字。按照中国的传统美学，应该是「笔简意繁」「言

「简意赅」，故大写意不仅因其笔简而备遭挑剔，是否意浓亦是其难点。在古典诗词里，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一首五言绝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不知有多少可以令人思味的意境和角度！语言高度的浓缩，韵味含蓄却又有无尽展开的余地，「写意」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老甲的《人之初》，横贯一笔交待了大地，横抹两笔朱色是太阳，或是红云，一个宇宙的空间就这样构成了；点题之笔当然是那用焦墨画就的剪影般的光屁股小孩，就那么惬意地露着小鸡鸡撒尿。语言高度地简化了，而那画内、画外的韵味却无穷地展开了。你能说这不是一首无声的绝句诗，你能说这不是写意诗！于是，我又想到美学意义上的「童心」——「真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哲学意义上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都是从更深的意义上可以揭示写意艺术精华的理论。

习惯上有一种误解：以为简笔画即写意。这是把写意艺术的内核——「意」给忘却了。其实，简笔画里无意或意寡者不在少数，那只能称为简笔画，算不得「写意」的。假如老甲的《人之初》那墨团不是光屁股小孩，那线和色环不是能引起宇宙空间联想的形象，即变为纯抽象的点、线、面组合，可以称之为构成很考究的抽象画，但也是算不得「写意」的。这恐怕是中国的写意艺术与西方的抽象艺术在艺术趣味上的一种质的区别，即「意象」和「抽象」之分。但是写意艺术在形象上、语言上又必须是简化的，老甲说的「砍杀」、「舍」即此意。郑板桥说「删繁就简三秋树」，还有那「一叶知秋」之说，即此谓也。这种删、舍、减、简，是形象和笔墨的浓缩，也是「意」的浓缩，是一种凝聚的美，而不是「意」的减少和弱化。当然，这种形体、语言简化是一种学问，这些简化了的笔墨、形象如何构成，也是一种学问，其形式本身承受的考验，就象走钢丝一样，要比趟平道风险的多，在造型艺术里，算是一种造型的风险，视觉的风险吧。这便是写意之难，「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之难。更何况，中国画的笔和墨，那一笔一墨的美的意味还颇讲究，没有功夫，没有学养还真碍眼。我也认为，这也是中国画，特别是写意画较之那些扁笔刷出来的作品更耐看之所在。老甲是深知其难的。不然，也不会有那废画「三千」。我以为，在这方面说老甲成熟不成熟都是相对的。他较以前的他成熟了，但较之吴昌硕、齐白石、朱屹瞻，显然还不到那个火候，而较之五十岁的吴、齐、朱，还不可说前途是乐观的吗？

说到「写意」的删、舍、简，还有一层意思是不能不删，不能不简。写意之「写」怎么解读？「写者，乃泻也，倾也，尽也」，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张茂村先生的见解，我一直认为是很高深的。写·意艺术，不是工艺性的艺术，不是慢条斯里、精雕细刻、咬文嚼字之作，是一种情感的爆发和倾泄，是自然流露的艺术，无斧凿痕的艺术。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怀素言：「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都是对「写意」之「写」绝妙的注解。老甲笔下那些驭马的汉子，那些江边的纤夫，总有一股「气」，一种音乐般起伏跌宕的节奏跃然纸上，的确可堪称写意、泻意之作的。

说到写意，「糊涂」这个概念也与之有关。当你倾泻笔墨之时，激情运豪之际，也往往象大雨泄地天地难分，免不了在宣纸上也有些烂泥巴汤味。这既难免，有时又实在必要。老甲的有些作品，往往是一群马、一组人，但作为个体的人、个体的马并不是分得很清楚，

而一种群体的情绪，整体的气势却是更强化了。敢不敢「糊涂」，即是否认识到这种「糊涂」也是一种美的境界，并在艺术处理上有分寸地把握它，亦是一个难题。当年，郑板桥感慨「难得糊涂」，如果从艺术上来理解「糊涂」的内涵，他是深感觉自己没有臻于这个境界的。他的竹子也叶叶分明，始终没有「糊涂」过，始终没有达到如倾如泄的自由度。老甲对这点亦很明智，曾经很坦率地表白：「可以说我的画感情多于雕琢，单纯多于修饰，但我还没走到即兴即成的地步。我的画一般要有较长时间的推敲和思考，只不过千方百计保留「第一印象」而已。」我相信，老甲目前「较长时间的推敲和思考」是有益的，他终会渐臻于那「即兴即成」直抒胸臆的痛快境地的。

如前所述，老甲的画有些是「糊涂」的，而有些却是格外分明的，或者说是分明中有「糊涂」「糊涂」中有分明，而从整体上是黑白分明的大效果见长于画坛。如《雪山壮汉人》《草地之神入》《己丑年》等皆如是，白纸焦墨，浑朴刚劲，从内在气质到造型样式所体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一种显而易见的量感，一种力的美。这种阳刚之美，在汉唐的雕塑里有过，但在崇尚写意的文人画笔墨中日渐淡化而转趋清逸了；在近年兴起的「新文人画」的总的趋向里，因为崇尚「玩」而将阳刚的气度忘却了；在许多貌似写实的作品里，因过拘于形体之周全而把夸张、变形疏忽了；从根本上来讲，不少人缺乏一种阳刚的气质，缺乏对力度的认识，在许多应该更有力度、更有气势的作品里缺乏相应的形势感的追求。老甲说：「画牛是力的渲泄，我强调了阳性美，这种有意识的追求是对文人画所强调的阴柔之美的反拨，是对写意艺术的强化，这在当今的水墨画坛上尤为可贵。这不仅仅是形势问题，艺术家个体素质的问题，更是艺术有无内在美或内力的问题，是一个民族是否仍然崇尚这种审美选择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老甲显示了他的潜力，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更加成熟的阳刚型的写意画家，也期望更多具有这种素质的画家致力于斯，在笔墨上再精湛些，在内涵上再深些，在美学上更进一层。把汉唐雕塑蕴含的那种博大的魂魄，与写意艺术的精华，与时代的大潮，与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与丰厚的现实生活化合在一起，创造我们民族的、时代的新阳刚型的写意艺术。」

原载中国青年报 1992年10月26日第4版

刘曦林《美术》月刊编委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



耕耘 45cm×68cm 2004年



人之初 68cm×68cm 1987年